

风羽酱：“追风少年”在路上

本报记者 肖淙文

大学生苏锦珂的暑假，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随风而动。

整个7月，他辗转全国各地，亲身进入天气事件的核心区域，追逐孤状云、深入台风眼、目睹枝状闪电、暴露于冰雹和雨幕中……在气象圈内，他和他的伙伴被称为“追风人”。

网络中，人们更习惯叫他“风羽酱”。作为风暴摄影up主，不少人通过他的短视频感受到了气象的魅力。从2019年追击超强台风“利奇马”开始，21岁的杭州小伙苏锦珂追击总里程已超过2万公里，进入过5个台风的核心区域，拍摄了上百场强对流天气。

不是在追风，就是在追风的路上。暑假开始后，苏锦珂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内蒙古、江苏、浙江、广州等地。约定采访的前一天，刚从东北归来的他突然发来邀请：“明天江苏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要不要和我去追风？”

汽车飞驰，我们一路向北，在不断倒退的风景中，一个追风少年的形象逐渐清晰。

追寻自然的“呼吸”

关于追风，气象爱好者们有一个公认的观点：追踪天气事件是有故事性的，就像追剧一样，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

此次追风之旅有一个好开端。上午10时，从杭州启程，车窗外是一片晴空和将近40℃的高温。“多照阳光，下午的对流单体会长得更大。”一反常态的艳阳高照往往是猛烈对流的预兆，这并非空穴来风，苏锦珂的话有严谨的科学论证。

当近地面的空气从地表接收到足够的热量，就会膨胀形成上升的湿热气流，上下温差和压力差，使强对流天气应运而生。“就像烧开水一样，现在水已经沸腾，我们等它在哪儿冒泡，就去追。”为了使自己的科普简单易懂，苏锦珂早已总结出了一套形象的比喻方式。

而对气象知识的积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初中时，苏锦珂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2014年，国内新闻摄影奖一等奖作品《台风海燕》闯入他的视线，画面中，台风过境后满目疮痍的城市和无家可归的难民深深震撼了他。“造成这一切的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抱着强烈

的探究欲，他脚踏进气象圈。

从门外汉到圈内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跟着台风论坛自学各种气象知识，线上线下搜集最新的气象图分析解剖，在脑中开展一场“云追风”，彼时，地理考试中4分的天气题，他总能轻易到手。高考后，选择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延续自己的“追风事业”成为重要考量。

2019年，超强台风“利奇马”袭击东南沿海，苏锦珂有了第一次直面台风的机会。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开车穿行在台风登陆区，曾经纸面上描摹了多次的风起云涌，变成了现实里“危险的美丽”。“成功追击‘利奇马’，证明了实地追风是可行的。”

从此，循着自然的“呼吸”随风而动，成了苏锦珂生活中的独特意趣。

在风暴中直面人生

在与风暴真正“交手”前，往往是漫长的旅途。“我不会去想现在几点、所处何地，只关注我们和风暴的相对位置，计算距离风暴来临还有多久。”苏锦珂说，奔波几千公里、跑一整天，有时只是为了那几秒钟的高潮。

手机里随时更新的气象图是最好的“向导”。行进间他和同伴随时查看手机里的实时气象图，根据风向、降水量等数据，不断调整路线和目标。更多准备从出发前就已开始，与大众想象的追逐刺激不同，追风者比普通人更明白如何在激烈天气中保护自己，每一次出发，都是综合考虑了地形、城市分布等实地情况后作出的决定。

即使如此，追风的成功率也只有约70%。“我不能为你制造一个龙卷风，我只能带你们去感受大自然。”这是苏锦珂非常认可的观点，接受遗憾，也是莫测的自然给人类上的一堂课。在他看来，每次追风都是一次探索性、实践性学习，重要的是享受过程。

15时，天空由晴转暗，我们等待许久的“大块头”终于露出真容。“是弧(状云)，是典型的弧！”苏锦珂的语气有着明显的激动，迅速查找地图定位合适的观测点。车辆疾驰拐入乡间小路，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中，所有人站立抬头。

墨色的云墙滚滚而来，如同一场空中海啸，变化是以分秒为计的。冷风从云团中呼啸而来，夹杂着细小的雨丝，

闷热的空气温度骤降，潮湿的触感爬上皮肤，让人汗毛冷立，这是暴雨的前兆。

置身其中，记者突然明白了苏锦珂向我描述的“风暴是个‘活物’，每个天气系统都有它的‘脾气’”。苏锦珂说，这些不同的温度、湿度与触感，构成了每次追风独一无二的体验。在风暴面前，自然的百变让人惊叹。

苏锦珂迅速架起摄像机。“这就是你说的，你甚至不想张开双臂拥抱它，因为太大了。摄影机根本拍不下，你能做的就是用肉眼去感受那种震撼。”他一直坚持，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理解那份让人不可自拔的吸引力。

追风者总有新旅途

外界对追风的想象是浪漫的，新鲜感固然令人着迷，但苏锦珂看来，这种浪漫是以科学思考为底色的。一场追风的结束，有时只是开始。

“很多人会对天文物理充满好奇，但其实天气系统也很神秘，有大量未知要去探寻。”苏锦珂说，他们“零距离”深入风暴，另一目标就是记录最新鲜、一手的数据，与国家站数据并用互补，用来完善天气事件的模拟和预警，降低灾害损失。

如此，每次追风，都相当于一场科



学调研。出发前，苏锦珂在车顶固定了一个多要素联网移动观测仪。这个一立方分米大小的原创装置，集纳了GPS、温度、湿度、气压传感器等功能，可将气象数据实时传递至网络开放平台，让异地追风者也能“云追风”。

它的数据采集间隔是2秒，这种高精度的观测能更加精密地反映出台风在靠近陆地过程中的强度变化，根据采集的数据，研究人员可以模拟重现一场风暴，为后续的预报方案提供验证。

更多影像资料被苏锦珂精心剪辑成片，以up主的身份发布在网上。每次视频发出后，让他最有成就感的不是收到打赏、点赞，而是看到更多人开始有了“气象意识”。

“只有了解它才能更好地防范它，我希望能把最真实的风暴展现给大家，帮助大众树立对灾害天气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提高警惕性。”为此，苏锦珂有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中国，实地追风仍是小众活动，而兼具摄影科班出身和专业气象知识的一线追风者更少，他是其中之一。

去年5月14日，一场龙卷风突袭苏州市盛泽镇。隔天，苏锦珂便到达现场，用无人机拍下了受灾情况。这些材料后来被送到佛山龙卷风研究所，用于灾后分析研究。纪实影像也在平遥摄影展展出，让更多人看到了龙卷风过后的真实情况。

傍晚7时，我们从苏州返程，车窗前方是火色的晚霞，所有人都在沉默中享受着这一刻的平静感。追风的一天总是转瞬即逝。“你会觉得刚开始就结束了，因为过程中一直在思考。”苏锦珂说。

但天地运转，云卷云舒，仰望天空的追风者总是有新的旅途。



帅农鸟哥：乡村魔法师

本报记者 朱承 通讯员 俞临新



杨军昌在做老式吊扇。本报记者 朱承 摄

近期，一个名叫“帅农鸟哥”的三农自媒体人吸引了一大波流量：不到半年，抖音粉丝逼近520万；B站粉丝暴涨至285万。

“帅农鸟哥”真名杨军昌，1981年出生的他，分享着来自家乡新昌的农村生活短视频，5分钟内糅合了约200个镜头，蕴含了绘声、手工、美食、风景等诸多元素，若仔细看，会发现暗藏其间的各种幽默或暖心的巧思。

“馋哭了！好像回到童年外婆家。”“神奇的乡村！”“这不就是我向往的生活！”一条弹幕闪过，几百万年轻人透过“帅农鸟哥”的视频看到了乡村的无限可能。

清瘦、精神，是记者见到杨军昌的第一印象。夏日清晨，气温已飙升到30℃以上，他依旧穿着视频中常见的那身沾满颜料的蓝西装，手中，一片木质扇叶正在缓缓成型——家里的老式吊扇坏了，他打算做个新的。

化腐朽为神奇

在杨军昌的视频下，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留言：你是不是会魔法？

在网友眼中，他有着魔法般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笨重的木头、柔軟的青草、粗糙的墙面、用旧的毛巾、不起眼的野菜……在杨军昌的手上，却变成了憨态可掬的“冰墩墩”、牢固的小木凳、栩栩如生的老虎、香气四溢的农家小炒。

人们不会想到，在2000年，19岁的杨军昌却曾为找工作犯愁。“我中专毕业后进入一家广告装潢公司。没想到才干了3个月，就被刚刚兴起的电脑喷绘替代了。”杨军昌笑着回忆当时失业的窘迫，“之后我只能四处打工谋生，木工、电焊、水泥工就是那会儿为了生计自学的。”

如今，杨军昌依旧随身携带一块工具板，上面挂着近百种琳琅满目不同形状的工具。这些“吃饭家当”是他几十年岁月的见证。

到了2017年，36岁的杨军昌仍在打工，但他不再是一个人，一家四口的经济重担压在他的肩头。“当时短视频逐渐流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在工作和家务之余，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拍摄和剪辑，从试水微信朋友圈、本地论坛再到全网公众平台，逐渐摸索出自己独到的镜头语言和风格。

“只要能通过时间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至今，杨军昌依旧沿用着这条人生哲学：5分钟的视频，他仍坚持花1周拍摄，7至8个小时剪辑，在他的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着几百条他随时随地迸发的关于视频创作的灵感。“我也许比别人笨一点，那就多付出时间，多努力一点嘛。”

谁说苦日子不能熬出糖？对杨军昌来说，这些技能和过往所有的经历一起被时间刻进了生命里，看似毫不相干，却在某一刹那爆发出耀眼的火花，这是努力生活的人应有的馈赠。

生活充实而自由

成为乡村创业者，杨军昌形容自己的生活“充实而自由”。

每天上午7时，准时起床送孩子上学，下午4时，接孩子回家。中间的这段时间，他前往位于新昌县澄潭街道宋家村丈母娘家的小院，心无旁骛地录制视频。

除了各种技能，杨军昌的视频里总会自然流露出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和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常常出现的还有一个温婉的女子，那是他的妻子宋兰英。杨军昌创作期间，宋兰英会默契的准备材料、打扫场地，时不时还要兼职演员和摄像。在她眼中，丈夫不仅幽默风趣，更是一个“肯吃苦”“有想法”的人。

因此，当杨军昌在2019年底正式



决定辞职创业，一脚踏入不知深浅的直播带货行业时，宋兰英没有反对。“虽然我并不是很理解，但还是决定支持他。”

尽管直播带货并没有给家里经济带来改观，但却为他积累了一批粉丝。“你看，3年下来也有19万粉丝了。”杨军昌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他的另一个账号“走路的麻雀”。

在这批粉丝的鼓舞下，他又注册了“帅农鸟哥”的账号，本意是个辅助小号，用于分享生活以及粉丝互动聊天。“没想到小号火了，现在变成主业了。”“帅农鸟哥”账号的成功让杨军昌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改善，不过他依旧保持着和原先差不多的开销。

“我想存钱在县城买一个小套房，再把生活改善得好一些。”杨军昌说，这是他们全家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在城里享受更好的教育。“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嘛。”

做家乡的带货王

“哗——”杨军昌将绿色的颜料洒向墙面，紧接着，他掏出画笔，“唰唰唰——”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逐渐成形。

下午，杨军昌站在白墙前，为他新接的商单开拍创作。两位摄影师一前一后举着相机，寻找着最佳角度，杨军昌告诉记者，这是他正在组建的专业制作团队，“我希望从拍摄和剪辑的工作中抽身出来，专心投入创作。”

现在，杨军昌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商业合作，他有着自己朴素的一套筛选机制：“贷款类不做、抖音账号不做游戏，因为小孩子也要看，要给他们传递更多正能量。”

不过，遇上父老乡亲的托付，他却几乎有求必应。两年来，他陆续帮乡亲卖过新昌水蜜桃、嵊州桃李、大佛龙井、嵊州杨梅等十几种农特产品。这两天，他又应承下“回山茭白”“东茗乡小香薯”的带货任务。尽管不赚钱，他却很坦然，“不带货农产品，我还算什么三农自媒体人？”

这份深厚的“乡土情结”正在化为更大的责任。几天前，新昌县文明办找到杨军昌，请他为家乡文明城市创建尽一份力，妻子户籍所在的澄潭街道也打算把他纳入新乡贤。

“家乡的事情我一定会全力投入。”杨军昌告诉记者，他已经下定决心：用一年多的时间改善好小家庭的生活，然后就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宣传和推广家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那些年轻人——只要努力，你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你的家乡也会因此变得更美好。”杨军昌说。



杨军昌在创作绘画作品。拍友 盛灼 摄

创手艺：火到国外的“守艺人”

本报记者 唐骏珪 浙江大学学生 于海情 通讯员 江萍 杨鹏

清晨5时，睡梦中的横岭村刚苏醒。潘云峰已提着柴刀上山，兜转几圈，挥刀向竹。刀起刀落之间，挺拔的毛竹已在肩头一颠一颠，被他扛下山去。

潘云峰的生活，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线下，是住在临安锦南街道横岭村的篾匠；线上，是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

52岁，皮肤黝黑，身材中等，其貌不扬的他因何而红？答案便是那些堆放在老屋简陋工作室里的纯手工竹编制品，以及一个个记录制作过程的短视频。

要创新 所以有了“创手艺”

潘云峰住在临安区南边一个安静的小山村。炎热盛夏，盘山路边，满山青翠竹林轻轻摇曳，让人顿感清凉。

山腰间的一间老屋，便是潘云峰租下的办公场地。名曰“创手艺网红直播工作室”，实则一块水泥地、四面白墙、两盏白炽灯，颇显简陋。

屋内，他正对着支架上的手机，拍摄视频。“你们先坐一会儿，我把这段镜头拍好。”火了之后，太多人来访，潘云峰始终保持着朴实。

五六米长的整根毛竹，用柴刀一剖两开，双手掰成四条，再剖成八条，每条再横切为四片，每片再切成竹丝……一会儿功夫，碗口粗的竹子就变成上百条坚韧竹丝，长短粗细不差分毫。“刚刚做的就是做锅刷的竹丝。”潘云峰拿起旁边一把已做好的、带着不锈钢把的锅刷。“这个最火，已经卖了13万把了。”

而他的作品，远不止一把锅刷。在旁边靠墙，有一个木制展架，架上及地下，摆满了制作精良、栩栩如生的竹编制品：尖头遮阳伞、婴儿床、折叠竹板凳、各种大小尺寸的蒸笼……

“竹编是传统手艺。农村原来有很多竹编品，后来就慢慢少了。”潘云峰14岁拜师学艺，18岁出师。在他看来，传统手艺要“复兴”，关键在于创新。这也是他把短视频账号取名“创手艺”的初衷。

他最近发布的一个视频，就是用竹



潘云峰正在“破竹”。本报记者 孙金满 摄

子制作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支架——很像迷你版的椅子。看过视频的网友纷纷留言：“好可爱”“我想买了”“手机架子好漂亮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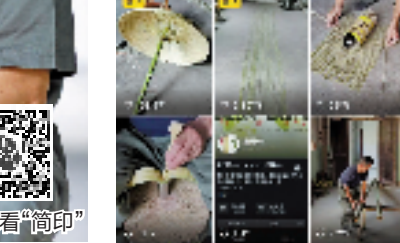
从制作传统的竹伞、锅刷，到富有新意的婴儿床、手机架、小茶几，根据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潘云峰通过改良创新，设计出一件件兼具创意与实用性的工艺品。这让他的视频越来越受欢迎。

做再好 视频拍不好也没用

仅在“抖音”一个平台，“创手艺”就拥有530余万粉丝，获4100多万点赞。而全网各平台加起来，粉丝量已接近1100万，浏览量更是超4亿。

在网络世界里，潘云峰是不折不扣的“大V”。但当初听到他要做短视频，家人朋友只当是一句“玩笑话”：50岁的农村大叔，学历又低，如何会懂得“网络的那些门门道道”？

但认准了的潘云峰，却一头扎了进去。那时，他白天上班，晚上做竹编、拍视频，每周唯一的休息天上山砍竹子。



折腾1个多月，上传的数个视频却只换来网友“看不懂”的评论。

做事最怕不认真。潘云峰把认真劲儿用在了学习新技能上。“竹编做得再好，视频你拍得不好、剪得不好也不行。”

从零开始，他学习视频拍摄、剪辑——拍摄时，动作要干脆利落，要“酷”，要多角度拍摄，至少要100个以上镜头；剪辑上，要把复杂东西简单化，把简单东西复杂化，要有节奏。

他精心设计每一个镜头，仔细调整每一段视频的速度。所有剪辑，全部用手机完成。既要让竹编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要让观众看得赏心悦目。

2019年10月的一天，他发布了一条制作锅刷的视频。当再次打开时，粉丝已从5000多突破8万，点赞量将近80万。

看到视频评论区的无数留言，潘云峰又犯了难：他识字不多，只会回复“感谢支持”。但与粉丝的互动，是留粉的关键。他开始自学拼音、查阅词典。

慢慢地，越来越多粉丝询问购买链接，也有人请他直播带货。最终，他确定一位衢州常山的竹编师傅当合伙人，

两人分工：自己负责创作，合伙人负责直播及运营。

用真心 继续讲好乡村故事

走红后，潘云峰陆续接到了很多商家的广告邀约，但他一一回绝。他希望能专心在竹编领域深耕，守住自己的初心，对得起粉丝的信任，做一名守得住中华传统技艺的“守艺人”。

在那间简陋的工作室里，他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创新产品、创新视频。“那么多人看我的视频，我觉得不仅是因为拍得好，也是对传统竹编手艺的喜爱。”潘云峰身边会做竹编的人已越来越少，特别是年轻一代几乎没人会，“所以一开始我很担心这项手艺会慢慢失传。”

自14岁学艺始，对竹编的喜爱，一直是藏在他心底深处、不与外人言的情感。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播，让更多人了解竹编、了解乡村的故事。

更让他动力十足的，是朋友告诉他：“你已经火到国外了！”

原来，那条锅刷制作视频被网友搬运到了海外社交平台，吸引了3000多万海外网友的围观。现在，他的所有视频在海外网站累计播放量已超过1亿。

看完视频，海外网友连连赞叹：“他用最简单的东西制作出了神奇的工艺品，精巧绝伦，我很喜欢。”“作品太惊艳了！简直是梦中的篮子！”还有不少海外网友希望买到这样的工艺品，甚至萌发了学中文的想法。

他用竹条，编织了一座从中国乡村走向世界的桥梁，还让更多的海外网友看到了中国工艺、中国文化。

“火到国外，对我来说是一种奇迹，也是一种幸运。”潘云峰说，这些年来，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看到竹编在国外这么受欢迎，作为竹编手艺人感到非常自豪，“我会继续创新，让更多的人能够热爱竹编制品，将中国的竹编手艺发扬光大。”

“现在，我相信只要还有人喜爱，竹编这门老手艺就不会消亡。”潘云峰说。

扫一扫“简印”

扫一扫“简印”

扫一扫“简印”

扫一扫“简印”